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乙种)

文学新地

創 刊 號

(影印本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文藝新地

創刊號



文學新地第一期內容

文散

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	魯迅(一〇六)
急就日記	阿四(一〇九)
自相矛盾	莫野(一一二)
論楊邨人可以代表中國人	波哀(一一五)

文論

現代資本主義與文學	Sergei Dilyrmov 楊剛譯(四〇)
蘇聯的演劇問題	盧那卡爾斯基 余文生譯(八五)

情報

現階段的文化戰線	一無譯(一一八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詩

通車

.....	寶隱夫(一二)
-------	---------

六月的太陽

.....	葉蕊(三〇)
-------	--------

資料研究

馬克斯論文學	E. Troshenko 楊潮譯(七〇)
託爾斯泰像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	烏里亞諾夫 商廷發譯(一〇〇)

說◆小

王伯伯

.....	楊鏡清(一)
-------	--------

太原船上

.....	喬誠(二三)
-------	--------

陸家棟

.....	張招(三一)
-------	--------

王伯伯

楊鏡英

一

風聲又漸漸地緊起來了。

田野裏，遍地都是人羣，互相往來的奔跑着，談論着。溜着各種各色的眼光。老年的，在懷疑，在驚恐！年輕人，都浮上了歷年來的印象；老是那麼喜歡的，像在安排着迎神集會一般。

王伯伯斜着眼睛瞅着。口裏咬着根旱烟管兒，心裏在轉轉地打轉：

「這些不知死活的年輕人啊！」

想着，大兒子福佑又從他的身邊擦過來。他叫住了：

「你們忙些什麼呢？媽媽的！」

「來了呀！爹，我們應當早些準備一下子。」

「鬼東西！」

花白的鬚鬚一戰，連臉兒都氣紅了。他，王伯伯，是最恨那班人的。他聽見過許多城裏的老爺們說過：那班人都不是東西，而且，上一次，除了驚恐和忙亂，人們謠傳的好處，他也是連影子都沒見到的，他可真不相信那班人還會來。他深深的想：

「年輕人啊！到底是不懂什麼事的！為什麼老歡喜那班人來呢？那班人是真的成不了氣候的呀。同長毛一樣；造反哪，又沒有個真命天子。而且上次進城，又都是那麼個巧樣兒，瘦得同鬼一樣，沒有福氣，祇佔了十來天就站不住了，真的成不了氣候啊！」

他再急急地叫著兒子們問：

「這消息是讓告訴你們的呢？」

「大家都是這麼說。」小兒子吉安告訴他。

「放屁！這一定是謠言。那些好吃懶身的人造的。你們都相信了嗎？豬！你不要想昏了頭筋啊！那班人已經去遠了。並且，那班人都是成不了氣候的。他們還敢能來嗎？城裏聽說又到了許多兵。」

兒子們都悶笑著，沒有理會他。

老遠地，又一個人跑來了。喘着氣，對準王伯伯的頭

門。

這是誰呀？王伯伯的心兒怔了一下。

看看：是蔡師公的兒子。

「什麼事情？小吉子。」

小吉子吃吃地老喘着氣：

「我爹爹說：上次國城的那班人，已經，已經，又，

又，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到了那兒？」

「差，差，……」小吉子越急越吃着說不出話來：「

差，差……」

「你說呀！」

「差，差不多已經到南，南，南陵市了。」

「糟糕！」

王伯伯的眼前一黑，昏過去啦！小吉子也巴巴地溜跑了。

兒子們將他扶着，輕輕地搥着他的胸口兒。媳婦也出來了。兩個孫兒，七歲一個十歲一個的圍着他叫着：

「公公呀！」

清醒了。看看自家是躺在一條板凳上，眼睛裏像要流

出淚來：

「怎麼辦呢？福兒！那班人真的要來了！田裏的穀子已經熟得黃黃的；那班人一來，不都糟了嗎？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性命呀！」

「不要緊的喲！爹。穀子我們可不要管牠了，來不及的！那班人來了蠻好啊！我們不如同他們一道去！」

「放屁！」王伯伯爬起來了，氣得渾身發戰：「你們，你們是要尋死了啊！跟那班人去！入夥？媽媽的，你們

都要尋死了啊！」

「不去，挨在這兒等死嗎？爹，還是跟他們去的好啊！同十五六年，同上一次來圍城一樣。挨在這兒準得餓死，炮子兒打死！穀子仍舊還是不能撈到手的。而且，那班人又都是那麼好的一個……」

「混賬東西，你們不要吃飯了嗎？你們是真的要尋死了啊！入夥，造反，做亂黨哪！連祖宗，連基業都不要了，媽媽的，你們都活久了年數啊！」

「不去有什麼辦法呢？爹，他們已經快要到南陵市了，這兒不久就要打仗的！」

「不好躲到城裏去嗎？」

「城打破了呢？」

「媽媽的！……」

王伯伯沒有話兒回答了。他反覆地想着。他又和兒子們鬧了起來。他不能走，他到底不相信那班人還會來。他知道，城裏的老爺們也告訴了他，那班人是終究成不了氣候的，同長毛一樣。他不怕，他要挨在這兒等着。這兒他有急待收穫的黃黃的穀子；這兒他有用畢生精力所造成的

一所小小的瓦房。有傢，有雞，有貓，還有狗，牛，……他不能走哪。

終於，兒子們都一溜烟的跑出去了，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。他氣得滿屋子亂轉。孫兒們都望着他笑着：

「公公呢圈子給我們玩哩！」

回頭來，他朝孫兒們瞅了一眼。心裏咕嚕着：

「你們這些可憐的孩子啊！」

夜深了，兒子們都不聲不響的跑回來，風聲似乎又平

靜了一些。王伯伯深深地舒了一口氣：

「蒼天古佛啊！你老人家救救苦難吧！那班人實在再來不得了呀！……」

二

大清早爬起來，兒子們又在那裏竊竊地議論着。王伯伯有心不睬他們。獨自兒掉頭望望外面：

外面仍舊同昨天一樣。

「該不會來了吧！」

他想。然而他還是不能放心，他打算日家兒進城去探

聽探聽消息。

叫媳婦給他拿出來一個籃子，孫兒便向他圍着：

「公公啦，給我買個菩薩。」

「給我買五個把把。」

「好啊！」

漫聲的答應着。又斜睨了兒子們一眼。走出來，心裏

老大不高興。

到了擺渡亭。渡船上的客人今朝特別多；有些還背着

行李，慌慌張張地，像逃難一樣。

王伯伯的心裏又怔了一下：

「怎麼！逃難嗎？」

可是，他不敢向同船的人問。他怕他們回答他的是

那班人還會來。

悶着，渡過了小新河，上了岸。突然地，又有一大堆人攔在他的面前，攔住着出路，祇剩了一條小小的口兒給往來的人們過身。人們中間：木頭，鉛絲鈕鈕，鐵錘，鋤頭；錘着，釘着，挖着……還有背着長槍的兵啦。

什麼玩意兒？王伯伯不懂。

他想問。可是，他不認識人。渡客們又都從小口兒鑽

過去了。祇剩下他一個人站在那兒，瞧着：看看鉛絲兒鈕在木頭上，沿着河邊，很長很長的一線，不知道拖延到什麼地方去了。靠鉛絲的裏面，還正挖着一條很深很深的溝。

這是幹什麼的呢？

王伯伯今年五十五歲了，他可從沒有看見過這玩意兒

。他想再開口問一問，嘴巴邊剛顫了一顫，忽然地：

「滾開！」

一個背槍的兵士惡意的向他揮了一揮手。他祇好很小

心地退了一步。

「再滾開些！」

再退一步下來。王伯伯的心兒忍不住跳起來了。他掉

頭向兩邊望了一望，在那一羣挖泥的兵士裏，他發現了一個熟人：張得勝，是從前做過他的鄰舍的一個小傢伙。

他喜極了，他連忙叫道：

「得勝哥！你們這些東西釘着做什麼用哪？」

「誰呀？」張得勝抬頭看着：「啊！王伯伯！這是電

「網呀！」

「電網！」

王伯伯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個怪名兒。他進一步的問着：

「做什麼用的呀？得哥！」

「攔匪兵的。上面有電，一觸着，就升天。」

「啊！那條溝溝呢？」

「躲着，放槍哪！」

糟糕！王伯伯的心裏真的急起來了。他想：照這個樣子看來，上次圍城的那班人又到了南陵市的話兒，一定是千真萬確的了。他心裏急的一陣陣地跳着。可是，他不能不鎮靜下來，因為他還要問：

「得哥，你們的鎗口兒對那邊放呢？」

「對河，電網外啦！因為匪兵都是由那邊來的。」

兩邊的兵士都笑着，看看這老頭兒怪好玩的。可是，王伯伯的心兒亂了。因為他估計着：自家的屋子正在對河的電網外邊，正擋着炮子兒的路道。他再急急地問：

「得哥！那，那邊，我們的幾間小屋子該不要緊

吧！」

「你老人家那間屋嗎？正當衝呀！」

王伯伯的腿兒漸漸地發抖了。張得哥連忙接着說：

「伯伯，你老人家還得趕快回去搬東西呀！那班人說不定今天就要到的。」

王伯伯的腿兒越發像棉花絮似的拖不動了。他火速地回轉身來，爬着，跌着，昏昏沉沉地渡過了小新河。剛爬上自家邊的河岸，他便發瘋似的叫了起來：

「不得了呀！我們都圍在電網外呀！炮子兒對着衝呀！」

家中：兒子們又一個都看不見，野貓似的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。他急的滿屋子亂竄。叫着媳婦，又喊了孫兒。豬，牛，貓，狗，家具，鋤頭，風車子……每一樣東西他都摸到了。他却始終想不出一點兒辦法，他不知道應該先搬那一件東西的好。

媳婦孫兒們都朝着他怔着。

習慣地，他又想到了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和蓋天古佛爺爺。他知道：到了緊急關口，唯有神明能夠救他，能

夠保佑他渡過一切的災難。他連忙跑到神龕上拿下一隻大木魚來，下死勁的敲着：

「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呀！那班人實在再來不得了

呀！……」

停停。

兒子們都回來了，他恨得跳了起來：

「你們這兩個東西，你們收屍！你們收到那裏去了？

現在，現在……我們都圍在電網外面，炮子兒衝啦！……」

兒子們仍舊是那麼冷然地，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：

「爹爹啊！這兒實在不能再挨了。還是跟我們走吧！

到那班人那兒一起去。新河鎮上的人，大半都是這麼辦。挨在這兒終究是沒用的。家財什物反正什麼都保不牢了。」

「放狗屁！」

王伯伯又和兒子們鬧了起來。他覺得兒子們全變壞了，都像吃了迷魂湯似的，全沒有些兒準定。他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那樣胡鬧。他要他們盡全力來幫他保家。連媳婦

，孫兒們都不許走。要死，大家得死在一道。

又繼續的鬧了一陣，兒子們終究不能安心地聽信王伯伯的教言，帶着媳婦和孫兒們跑出去了。同附近，同新河鎮的一羣年青人混在一道。

王伯伯氣得要哭起來了。可是，他又覺得有幾分安心。這些不孝的東西走開也好。因為不走也仍舊是沒有辦法的，挨在這兒說不定都要遭危險。他自己雖然痛恨那班人，不甘心兒子們跟那班人一道。但是，王伯伯痛孫兒，假如能夠好好地保住着他的兩個孫兒無恙，他也是非常安心的。反正，兒子們的心都死了。

「去嗎？畜生！你們要自家小心些啊！」

這是他最後的吩咐。老遠地望着兒孫們的背影，心兒就像刀割一般。跨進門來，連忙將頭門關上。他獨自兒死心塌地的坐在堂屋中，在安排着怎樣的來保守自家的門庭牲畜。

他重新的決定着：他無論如何不能走，炮子兒多少總有些眼睛的。並且，他家中還有觀世音菩薩和蓋天古佛爺爺……

三

下午，新河鎮上已經很少有人們往來了，炊烟也沒有從人們的屋頂上冒出來。世界整個兒靜板板地，像快將沉下去一樣。

天色烏黑，也不像要下雨。氣候悶得使人發昏，新河裏的水呆呆地，連一點兒縐紋似的波浪都沒有了。

王伯伯苦悶的非常難過，他勉強打開着頭門走了出來，傷心地步着小路兒向河邊稍稍地移動。他的眼睛向四方張望着，他滿想能探聽出一點兒什麼好的消息出來。

步着，四面全沒個人影兒了。祇有擺渡亭那兒還有一些嘈雜的聲音。他走將過去。

十來個兵，二三十個伙子。

王伯伯站得老遠老遠地，瞅着他們。

一個兵，先捧着一盆白石灰在擺渡亭基石上，寫着四個方桌兒樣大的字：

「四百米達！」

然後二三十個伙子一齊動起手來，將一座小小的渡船

亭子撤倒。王伯伯心裏非常惋惜：

「爲什麼一定要撤倒牠呢？費了多少力量才造成這麼一個小亭子，不料今朝……」

突然地，有一個兵士向王伯伯吆喝起來了：

「什麼東西站在那裏？滾開！」

王伯伯連忙走開來，再由原路退回去。在他的慘痛心情中，立刻波動着無數層懷喪的圈浪：

「黃黃的穀子不能收回來，擺渡亭子撤去了，兒孫們不知去向……」

信步又退回了家門。猛然地，他看見自家堂屋中站住着四個兵和一個劉保甲。

他不敢進去。可是劉保甲向他招呼了：

「來呀！王國六。」

「劉爺，有什麼事情吩咐呀？」

「這幾位老總爺是奉了命令來的。說你這個屋子阻礙了對河電網裏面的射線，開火時會給敵人當作掩護的。限你在兩個鐘頭之內將牠撤下來。趕快！撤！」

「撤！」

王伯伯像給迅雷擊了一下，渾身麻木下來。心肝兒痛得像挖去了似的，半晌還不能回話。

「趕快動手呀！」

一個老總爺補上了一句。王伯伯可清醒過來了，心兒一酸，雙腿連忙跪了下去：

「老總爺爺呀！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吧！我就祇有這麼一個小屋子了，撤，撤，撤不得啦。」

「放屁！誰管你的！」

「劉爺爺呀！」

「更不關我的事。」

王伯伯一面叩着響頭，一面從懷中拿出自家藏了三四年的那一個小紙包兒來，塞到劉保甲的手裏。

「劉爺爺呀！請你老人家幫幫忙吧！陪陪老總爺們去

喝杯水酒，我這個小屋子實在撤不得啦。」

劉保甲順手解開來一看，十多層紙頭包着四塊銀洋。

「哈哈，誰要你的錢，這是上面的命令啦。」

說着，便將四元錢交給四個兵士了。

「老總爺爺呀！」

王伯伯繼續地哀求着。

「你還有嗎？統統拿出來，我們給你設法說句方便話。」

「有的。」

王伯伯的心兒一喜，連忙跑進去將神龕裏收藏着的十餘元錢也拿了出來，恭恭敬敬地放在老總爺們的手上：

「統統在這兒。千萬求爺爺們說句方便話。」

「那麼，你這幾隻雞兒我也替你拿去吧！」

「好的！好的！」

王伯伯感激到連眼淚都要流出來了。再蹲下去叩了三個響頭，跪着送到大門外面。眼巴巴地又望着他們匆匆地走進了另一個人家。

心兒似乎比較安靜了一點。雖然損失了一二十元和幾隻老雞可還並不算大。屋子總算還保留在這兒。反正等到事情平靜下來，還可以圖其他的發展。

重新關起門兒來跪着求菩薩。

天色更加陰暗了，光景是快要天黑了吧。外面的人聲又頻頻地騰沸起來。亂雜地，漸漸像山崩土裂一樣。

王伯伯的心又給拉緊了。可是，他不敢出來，他知道，一定是那話兒到了，他怕瞎眼睛的炮子兒穿了他的心窩。

木魚更加下死勁地敲着。然而，他還沒有聽見炮子兒響。小窗孔裏無緣無故地鑽進了一些紅光來，他舉着懷疑的眼光望着。

突然地——

「碰碰！」

「開門呀！裏面有人沒有？」

王伯伯嚇的發戰，他不敢答應。隨即又：

「碰碰！」

「操你媽媽！人都走光了嗎？放火！」

「放火？！」

王伯伯的靈魂兒飛上了半天空中。他爬起來拚命的叫着：

着：

「有人呀！我出來了。」

開開門：

一大堆老總爺湧了進來，每一個的手中都拿着一枝巨大的火把。有一個便順手給王伯伯一個耳光：

「你媽勒個巴子！躲着尋死呀！」

王伯伯可全沒有一點兒靈魂了。

「搜搜看！小心有匪徒。」

「大概是沒有的。」

「那麼，燒！」

老總爺都湧了出來，將火把在屋子的週圍點着。

「老總爺爺呀！」

王伯伯突然地記起來了。他跑上去，一把抱住了一個

高個子的兵：

「剛剛我已經拿出了二十塊錢，你們都答應了不撤我的屋子啦！你，你，怎麼……」

「老豬！」

高個兒兵順手一掌：

「你發瘋了啦！」

王伯伯老遠老遠地倒着。呆着眼珠子兒瞧着自家的屋子冒烟。

「天……」

他可沒有叫得出來。

四面鎮上的火光照澈了天地。老遠地：

拍拍拍拍拍……

辟辟辟辟辟辟辟……

轟！

格格格格格格……

四

王伯伯漸漸地蘇醒過來了。他展開眼睛一看，他的前面正閃爍着千萬團火花，那個高個兒兵也正在那裏點火燒着他的屋子。他大聲的喊道：

『你們這些狠心的東西呀！老子總有一天要你們的命的……老子一定和你們拚……你們吃人不吐骨了啦……二十塊錢啦……放火啦……啊啊！老總爺爺救命啊……』
聲音又漸漸地低了下去。

『老伯伯！』

『唔！』

『老伯伯！』

『……』

『他又睡了呢。你出去吧，暫時不要來驚他。』

一個穿着舊白衣的老人，對着一個臨時的看護婦說。

『是的。』那個看護婦答應了一聲：『我仍舊到那邊

去招扶受傷的人去嗎？』

『好的！』

這個小禪房中，立刻又清靜下來了。王伯伯，他是好好的躺在那兒，沒有作聲。

拍拍拍拍拍拍……

格格格格格格……

遠遠地鎗聲仍舊有那麼密，可是並不會驚嚇着這兒的病人，因為隔離遠，不靜着心兒還聽不出來呢。

一小時之後，穿舊白衣的老人和那臨時的看護婦又走進到這小禪房中來了。老人替王伯的看了一回脈，點了一點頭兒，病似乎覺得已經輕鬆了許多。

王伯伯再次的蘇醒。

『天啊……』

他微微的叫着。看護婦也細聲地呼叫他：

「老伯伯呀！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醒來啲！」

「唔！我，我，我死了吧？……」

「沒有呢！這是大佛寺啦。伯伯，你覺得好些嗎？」

「唔！你，誰呀？我怎麼來的呢？我的房子呀！……」

「我們今早在前線上抬你回來的。老伯伯，安心一些

吧！你驚的很啊！」

「唔……」

看護婦又輕輕地替他覆上一條被單。然後，才走到旁的病人的房間。

一天的光陰過去。

於是，王伯伯自家漸漸地感到清醒些了。他知道，他還並沒有死去，他是被人家營救到這古廟裏來的。這老人和那看護婦都能特別細心的替他調治，溫和的慰問他，給他滋養。

又是三天過來。王伯伯很快的恢復了原狀。但是，他不能回想。他那些黃黃的穀子，他那費了幾十年精力所造

成的一所小小的瓦房，畜牲，家具，二十塊錢，火……一想，他就要瘋狂。

「……我，我，我幾十年來的精力……」

他真的不能想啊！老人和看護婦也常常開照他：

「老伯伯，你才復原哪！你是什麼都不能想的。靜心

吧！閉着，到大殿上去玩玩，那兒弟兄們多着哩。」

他誠虔的聽信了老人的吩咐，他把心事兒橫下來。

拐着，一簸一簸地，兩個腿兒都酸軟。他掙到了大殿

的門邊。

裏面的弟兄們，大家都知道這廟裏有一個從前線上救回來的老頭兒，可是都不曾看見。

「老伯伯，到這兒來玩玩。」一個快眠的士兵看見了

。接着，又有人：

「老伯伯，到這兒來！」

「老伯伯！」

親熱的呼聲，撩亂了王伯伯的視聽。他望着：大殿上橫橫直直地擺着無數隻小竹床，床上全是人；有的包着頭，有的裹着腿，有的用白布條將手兒吊着。他順次的看過

去，那些人的臉上全沒有一點兒痛苦的表情；全是喜歡地親熱地在瞧他，要他進去。

他本能地踏進了殿門。

他想開口說話，可是，他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樣的話兒。他的嘴巴戰了一下，內心兒不覺得迸出了一個熱烈的呼聲來：

「弟兄們，好哇！」

「好！老伯伯，你好呀！」

「……」

他沒有答。他的頭本能地點了下來。他的心兒像給無數熱情包圍似的，頻頻地跳着。他實在是塞得說不出話來了。淚珠兒。熱燙熱燙地滾將下來。

「坐坐，老伯伯！你老人家怎麼到這兒來的呀？」

「我，我，唉！媽媽的……」

「怎麼？伯伯，你老人家不要傷心啊！」

「你們，你們，唉！弟兄們，你們不知道啦！……」

他盡量的抽噎着，全殿裏的空氣立時緊張起來。他斷斷續續地告訴了他們這一次的事件：「……我不能走啦……我

的屋子……我給了他們二十塊錢……雞……後來，他媽的，放火啦！……我……啊！弟兄們啊！我，我真的不能再活啦！……」

聽着，全殿的弟兄們都立時變了一個模樣兒了。臉子都顯得非常可怕，都隨着王伯伯的話兒逐步的緊張下來，他們都像要爬起來，都像要再跑到前線去和敵人拚命，替王伯伯復仇。可是，他們一轉眼看見王伯伯更加傷心的在抽咽，他們便一齊都和緩下來了。他們都用着溫和而又激盪的話兒來給王伯伯寬慰：

「你老人家不要再傷心啦！老伯伯，那班東西全不是人呀！比豺狼比虎豹還要貪殘呢。你老人家儘管放心，我們正在那兒要他們的命。我們的弟兄們都在那裏給你老人家復仇。老伯伯啊！安心些吧！反正，這個世界有了他們就沒有我們，我們一天不將他們打下來，我們便一天不想在人間過活。你老人家放心吧！將來的世界一定是我們的啊！……」

「唔……」

王伯伯深深地感動着。他今朝才明白過來。

他放心了。他知道兒孫們並沒有合壞人一夥兒。

古廟中，又是三天的光陰過去。

王伯伯每天都要到弟兄們這兒來玩，弟兄們也都能將他當做自家的親爺爺看待。他安心極了。雖然，他還有可紀念的田園，值得憑吊的被焚燒的屋子。然而，現在他還不能夠回去；因為那班密的槍聲還可以聽得出來。

拍拍拍拍拍拍……

格格格格格格……

他祇能耐心的和弟兄們廝混着。

又是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。雨聲剛剛停住着，前線的鎗聲又突然的加急起來。機關鎗聲，夾着新奇的大炮聲，像巨雷一樣——

轟！轟！……

格格格格格格……

傷着的弟兄們都爬起來了，關心着前線。他們猜疑着：在雨後，忽然會有這許多連珠似的大砲聲音，多少是總有些蹊蹺的。電網裏面的人們決沒有這麼多，這麼大的砲彈，自家這邊弟兄們更加沒有。這一定是……

轟！轟！轟！

他們沒有一個人能猜得着。每個人的心兒都吊起來了。這大砲，這大砲……

猛然地——

有一個騎馬的弟兄，從前面敲門進來了。他大聲叫道：

「受傷的弟兄們，你們都趕快收拾。英日帝國主義的兵艦都趕着參加進來了！我們今晚怕要退，退……退回瀏陽。」

「入你的媽呀！……」

每一個受傷的弟兄都不顧苦痛的爬將起來。咬緊着牙齒，恨恨地都想將帝國主義者的兵艦抓來摔個粉碎。

可是，他媽的！大家都不能彈動。

炮聲又繼續地轟了千百下。二三百個人伏跑了進來，兩個兩個的將弟兄們的竹床抬起了。

王伯伯夾在他們中間轉轉地打轉。

「老伯伯！現在敵人請了外國人的兵船大砲來打我們了！我們不幸敗了下來，我們就要走啦！你老人家同不同

我們去呢？」

「……」

王伯伯沒有回答。他實在是有些捨不下他的那些田園，和那燒焚得不知道成了一個什麼樣兒的屋子。他站着，他的心兒不能決定下來。

停停一會。弟兄們終於開口了：

『那麼你老人家不去也得。不過，我們可不能留着久陪你老人家。再會吧！老伯伯！再會！再會！』

外面差不多天亮了。王伯伯望着百十個弟兄們的竹床和那個仁慈的老人的背影，他撲撲地不覺得吊下了兩行眼淚來。

他又連忙的趕了幾步。可是，地上非常濕滑，走一步幾乎要跌一交。等他用力的站定了脚跟之後，巴巴地已經趕不及了。

他想：

「也能！我反正不能放心我的田園和那屋子，我不如回頭到家中去看看再說吧！」

五

禁錮了三天，經過無數次的盤問和拷打，王伯伯才承認爲「並非亂黨」，從一個叫做什麼部的「行轅」中趕出來。

他一步一拖地，牙齒兒咬得鐵緊。他忍着痛，手裏牢牢地捻住那張叫做「良民證」的紙頭。

路上還遺落着一些不曾埋沒的屍首，和無涯的血跡。王伯伯也沒有工夫去多看，就急速的奔回來。

屋子呢？

他瞧：全部都塌了，烟黃的祇剩了一堆瓦礫。他又連忙跑到田中去看：穀子也全數倒翻下來，大半都浸在水裏，上面還長出着一些些黃綠色的嫩芽。

『什麼都完了啦！……』

他叫着。他再用手兒捧上了一些來看，沒有一顆穀子沒有長芽的。他又急的要發瘋了。他還有什麼辦法呢？挨着不和兒子們一道去，又留着不和那班弟兄們一塊兒走，都是爲的不能丟下這些黃黃的穀子和那所小的瓦房。現在，什麼都完了啦！他吃着驚恐和錮禁，他受着拷打，結果他還是什麼都落了空。他怎麼不該發瘋呢？